



我与蔷薇之缘，始于上世纪八十年代。

我是70后，童年的时候，跟着父亲偶到城里，在深巷老宅好像匆匆瞥见过蔷薇，一簇、两簇，孤零零地躲在墙角。那时并不了解它，只是觉得冷不丁出现几处颤动，那一地便忽然有了些活泼，挺好看。小时候记忆里的颜色并不丰富，即便是城里，也与今天相距霄壤，那是那个时代的特点。那时，蔷薇于我，是甚不相干的。

上世纪八十年代初，刚改革开放，大家生计上汲汲熙熙，也没有多少人家能有闲心思去种花养草。在农村，院子里抑或是门前屋后，若有空闲处，倒不如养鸡养鸭、种上瓜果来得实惠，在满足口腹的同时，还能为寒酸拮据的口袋里增添一点点活泛，生计使然，处处若是。

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，日子渐渐有了起色。父亲在离家三十多里外的铅锌矿上班已经十几年了。那年头村子里虽然也零零星

个花骨朵。

我很少

细细去观察它，本身对它也没有太多的兴趣。再一年的时候，我读高中，夏初某日回去，便见门口墙上顺着铁丝爬了数朵蔷薇花，不多，却清秀秀丽，不时飘着淡淡的幽香。

这之后，花愈开愈多，两三年时间，便占领了半面院墙，“水晶帘动微风起，满架蔷薇一院香”。每逢花开，早早映入眼帘的便是一大片桃红，如同笑盈盈争先的孩子们的脸。不用到跟前，远远就能闻到浓香，氤氲起一片遐想无限的空间。我家门口正处胡同东首，这一架蔷薇年年都是一进胡同最靓丽的一道风景，羡煞周围的邻居，纷纷过来讨要枝条回去扦插。

花开无声，花落无语。父亲常驻足花前，乐呵呵地浇水、修枝、施肥，仔细做各种侍弄。不知他当时是何种心情，也不知道过去几年来他对眼前的“作品”曾有过多少的陪伴与期待。

五六年的时光，蔷薇已成气候。我考上大学，弟弟跟着读了高中，家里的收成

我忽然惊奇地发现路两边的山脚护坡处像是栽种了不少蔷薇。冬天时节它枝叶枯萎，沾满了泥土，趴在路上蛰伏不被人注意；回春后一夜东风，它一日比一日活跃，扑棱着叶子争相挤眉弄眼，要破尘而出。

果真还是蔷薇，而且是十几里一大片！父亲的基因因此时起了作用，我忽然像遇上了老友似的，从此每天关注它的长势。四月末五月初，先是一朵、两朵，一簇、两簇地从骨朵群中窜出来，于路边一段一段地点缀着；到五月中旬的时候，它开始成群出现，再几天便忽一下子成为“梨花千树雪，杨柳万条烟”的场景了。黄的、红的、粉的、白的，连成一片，蜿蜒地钻向山里，又从山中喷薄而出，游龙般伸向远方。尤其是在清晨，稍稍起雾，那些蔷薇便如同从童话世界中飘然而至。微风轻摇，点点露珠晶莹剔透，轻滚在花瓣之上，宛如仙境飘落的音符在欢快跳动。

我便常停下车来，随意找一处待上几分钟，独享这一份清静和美好。那段时间我正在深读传统文化，读到“天地万物一体之仁”，《道德经》的“天地以万物为刍狗”，再到苏东坡的《定风波》，王阳明的“你来看此花时，则此花颜色一时明白起来……”等等，就多少开始慢慢有所觉悟，天下本无心外之物，又去何思何虑？我们应该做的，便是笑迎一切磨砺，物物而不物于物，念念而不念于念。忘却营营，歇上一歇……

这些道理不是一日而得，此后数年渐行渐悟而来。那几年里每逢花开，我早晚驾车穿行其间，一边听着蒋勋的《细解<红楼梦>》，以他饱满深邃之音来治愈我的浮躁创伤，一边与这一路的蔷薇窃窃私语。蔷薇是会说话的，它的世界如琉璃，清透、纯粹、热烈、璀璨。我见它从来不需要什么肥沃的土壤，也不必日日精心找人去照料，只要是有些空间，有些阳光和水分，就会活得那么奔放肆意，多年如一日，从未怨过，也从未把盎然生机丢却，何等旷达洒脱！

我慢慢悟到父亲当年天天于矿山和田地里来回奔命，身后还有一大家子老人；他本来清秀，本也有自己的热爱、自己的远方，却被生活的重担压得改变了模样。后来他种蔷薇，精心照料，那一刻是不是也把自己融进了蔷薇花语，那心啊，也需要有短暂而安静地寄放？时代把他脚步固定在这等劳碌之间，他就在家里种花，种出一片心的远方。

我慢慢悟到父亲当年天天于矿山和田地里来回奔命，身后还有一大家子老人；他本来清秀，本也有自己的热爱、自己的远方，却被生活的重担压得改变了模样。后来他种蔷薇，精心照料，那一刻是不是也把自己融进了蔷薇花语，那心啊，也需要有短暂而安静地寄放？时代把他脚步固定在这等劳碌之间，他就在家里种花，种出一片心的远方。